



(上接 8 月 19 日 A14 版)

周天杰带着孙子小来回到家，老吴问周天杰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又找郑宝兰去了？周天杰说，他带着小来到庄稼地里转了一圈儿，地里豆子熟了，玉米熟了，该熟的都熟了，空气好得很，小来玩得很高兴。他不会跟老吴说去了小来的姥姥家，更不会说看到了郑宝兰在帮卫君梅收玉米。老吴成天价疑神疑鬼，只要老吴一提到郑宝兰，周天杰不知不觉就有些回避。其实，如果他大大方方承认带着孙子去找了郑宝兰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可是，老吴老是因为郑宝兰的事跟他生气，跟他闹别扭，他就不得不警惕，嘴门口不得不多派一个把门的。为了减少和避免老吴跟他生气，凡是关于郑宝兰的事，他跟老吴能不说实话，就尽量不说实话。这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反应，连他自己都有些管不住自己。同样的，每当老吴派郑宝兰的不是，周天杰要么缄口，要么护着郑宝兰，替郑宝兰说好话。这似乎也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。不管老吴对郑宝兰这也看不惯，那也看不惯，能说出郑宝兰一百个不好，他不会附合老吴，连郑宝兰的一个不好都不说。他要是也跟着老吴派郑宝兰的不是，郑宝兰的日子就没法儿过了。什么叫胸怀全局，顾全大局？留住郑宝兰就是全局，把孙子养大就是大局。在事关全局和全局的问题上，周天杰一定要承担起责任。他让老吴做饭吧。

老吴问他做什么饭？周天杰如果不具体说出做什么饭，老吴就不做。老吴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她起码有半个脑子是做饭的脑子。儿子周启帆活着时，她做饭的积极性很高，做饭的脑子很好使，蒸包子，包饺子，闷卤面，炸麻花，炒笋鸡，炖排骨，每天想着点子做好吃的。那时不用周天杰作什么布置，菜谱在老吴的脑子里写着，刷新着，全家人只等着吃现成的饭就是了，等着啧啧称赞好吃就是了。自打儿子去世，随着郑宝兰魂不守舍，老吴做饭的脑子好像也被儿子带走了，

老吴似乎并不觉得周天杰跟她说的情况有什么新奇，她说：想改嫁就改嫁呗，拴驴的驴桩子没有了，驴早晚也是个跑。

这话周天杰不爱听。女人就是这样，说到人家，就忘了自家。你知道不知道，按你这样的说法，你儿子也是一根驴桩子，你儿媳也是一条驴，你儿子没有了，你儿媳也得跑。你知道不知道，嫁人的事是会互相学习，改嫁的事也会互相学习，互相传染。要是郑宝兰的娘家嫂子改了嫁，是会传染给郑宝兰的。郑宝兰这么长时间撑着不改嫁，她是要为他娘家嫂子做一个榜样。如果人家不愿意拿郑宝兰当榜样了，恐怕当榜样的人也会打退堂鼓。这些话周天杰只是在心里说，嘴上并没有说出来。老吴的情绪刚有所缓和，他不想和老吴再争论。一争论就难免呛呛，一呛呛，老吴又会闹情绪，撺挑子。他说好了，做饭吧。周天杰不当甩手掌柜，他给老吴打下手，和老吴一块儿做饭。他把一穗儿玉米的包皮扒掉，揪下玉米粘连的细细的须子，将整个玉米穗儿一撇两半截，然后往一只搪瓷盆里抠玉米豆。

饭做好了，仍不见郑宝兰回来。周天杰没敢告诉老吴，他看见了郑宝兰在帮卫君梅家收玉米，他相信郑宝兰收完玉米会回来。不过周天杰心里也有些打鼓，郑宝兰帮卫君梅干了活儿，卫君梅会不会留郑宝兰在她家吃饭呢？倘若郑宝兰受邀不过，留在卫君梅家吃晚饭，她吃到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？周天杰的意见还是要等，等郑宝兰回来，全家人一块儿吃。

这是周天杰给家人定下的一个规矩，做好的饭菜端上桌，必须等全家人全部到齐，他宣布吃吧，家人才能动筷子。不管是逢年过节，还是平常日子；不管是饭菜丰富，还是简单；不管有大鱼大肉，还是只有素菜，规矩是不能改变的。以前不知有多少次，都是家人眼巴巴地等周启帆一个人回家吃饭。有一年腊月的一天，周启帆过生日。那天周启帆

黑白男女

第五章 公爹和儿媳(上)

做饭的积极性一落千丈。她甚至对每天做三顿饭有些厌倦，说人不吃饭难道就不行吗，为啥非要吃饭呢，真烦死个人哪！

周天杰说：家里有什么就做什么。

老吴看着周天杰，样子有些呆，说：家里有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家里有什么。

连家里有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真是完蛋了。家里有你，这一点你不会忘记吧！

老吴的样子有些不解，有她和没她，与做饭有什么关系呢？她看看自己的左胳膊，又看看自己的右胳膊，难道丈夫要她就地取材不成！

周天杰只好明确做出安排：熘馒头，打玉米稀饭，炒两个菜，一个是辣椒炒鸡蛋，一个是西红柿炒茄子。

做不做郑宝兰的饭呢？要是做着她的饭，她不回来吃怎么办呢？

当然要做她的饭，不管她回来不回来吃，都要做她的饭。

老吴把周天杰安排的晚饭在脑子里记了一下，她做饭的脑子似乎回来了一点，她问：你说打玉米稀饭，家里哪有玉米呢？

菜园的边上种的是什？那是高粱吗？掰下来的是玉米，难道长在玉米棵子的就不是玉米吗！

菜园里种的不算粮食，要不是你提醒我，我还真想不起来。

对了，今后我就是你的大脑，我说什么，你好好执行就行了。你去掰两穗玉米，一穗儿剥

上的是 8 点班，一大早就下井去了。在周启帆下井期间，家里亲人几乎全部动员起来，为周启帆过生日做准备。老吴为儿子做了一桌子菜，都是儿子爱吃的。郑宝兰为丈夫定制了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，蛋糕上方用彩色奶油写了生日快乐。周天杰买了白酒、红酒，还买了饮料。小来也在妈妈的教导下，在一个煮熟的鸡蛋上画了笑眼笑嘻嘻耳朵，准备作为生日礼物献给爸爸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周启帆升了井，洗了澡，大约下午 5 点钟就可以回到家。可那天不知周启帆在井下发生了什么麻烦，5 点过去了，6 点过去了，7 点过去了，眼看着 8 点也要过去了，却迟迟不见生日的主人周启帆归来。入井三分险，他们是懂得的，难免会有一些担心。周天杰以一个老矿工的口气说：没事的，不能按时下班是常有的事，不会出什么的，放心吧。然而，郑宝兰还是坐不住了，她说她去看看，迎接启帆一下。赶上那天天下大雪，郑宝兰冒着大雪，向井口走去。郑宝兰想着，他会在风雪路上碰见周启帆，可走过来一个人，又走过来一个人，都不是她的周启帆，她一直走到了井口，黑的是井，白的是雪，仍不见周启帆。她问了井口值班的师傅，知道了周启帆还没下班，她就在井口一侧等。周天杰也坐不住了，也冒着大雪向井口走去。为了显示自己的沉稳，他没有走到井口，只走到半路就停下了。以他的经验判断，井下应该没出什么事，要是出了事，救护车早就叫成了一片，井上的人早就慌成了一团。临出来时，他一再叮嘱老吴，不让老吴再出来，让老吴抱着小来，好好在家等着就是了。可母子连心，

成玉米豆儿，打成稀饭；一穗儿带着嫩皮囫圇煮。

干吗做两样子呢？

小来和小来他妈牙口好，囫圇的给他们啃。咱们的牙口不好，剥成豆儿的咱们吃。

老吴一听，脸子呱哒就耷了下来。老吴一贯反对家里做两样子饭，反对对个别人搞特殊照顾。儿子死后，周天杰老是给郑宝兰开小灶，让郑宝兰在家里搞特殊，这让老吴觉得很不舒服。要说给周天杰的老娘搞点特殊，还说得过去。老太太年纪大了嘛！郑宝兰年纪轻轻的，成天拉着脸子，仰着个壳子，啥活儿都不想干，却像人人都欠她钱一样，凭什么叫着她！你说郑宝兰牙口好，还拉上小来干什么，少拿小来当幌子，少跟我来这一套。她说：我够不着掰玉米。

够不着，跳起来。

我跳不动。

跳不动，搬个凳子，踩着凳子掰。

我怕摔下来。你想摔死我呀！

好好好，我去掰，行了吧！

趁周天杰去菜园里掰玉米，老吴往小来嘴里放了一粒巧克力豆，问：小来，你爷爷带你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到你姥姥家去了？

小来点点头。

到你姥姥家都看见谁了？看见你妈妈了吗？

小来摇摇头。

说话，你又不是哑巴，老摇头干什么！

没看见。

老吴哪里坐得住！她抱着孙子，把窗外纷飞的大雪指给孙子看，说你看，雪下得多大呀！她自己眼里并看不见雪，她的心比

纷飞的雪片子乱得多。大人的心情会感染孩子，小来似乎也对下雪不感兴趣，他问：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！这样一来，等周启帆归来的亲人井口有，半路有，家门口有，像是形成了 3 个梯队。又像是，全家人在参加一场接力比赛，周启帆跑第一棒，郑宝兰跑第二棒，周天杰跑第三棒，老吴和小来跑第四棒，比赛的终点是他们共同的家。

周启帆终于从井口冒出来了，尽管周启帆满脸都是黑的，郑宝兰还是一眼就把他认了出来。周启帆手里没拿接力棒，他手里拿的是从头顶摘下来的矿灯。周启帆的手是黑的，胳膊是黑的，胳膊很像是一根接力棒，黑色的接力棒。郑宝兰上去就把“接力棒”抓住了，说快跟我回家吧，一家人等你等得都快急死了。周启帆笑了，笑得露出一口白牙，显得格外灿烂，他说好，等我简单洗个澡，换上干净衣服，咱们就回家。郑宝兰不容他洗澡，也不容他换衣服，说不就是黑一点嘛，黑一点怕什么！你知道不知道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个大傻瓜！周启帆还是坚持洗了澡换了衣服再回家，说哪有这样黑头黑脸回家的，吓着孩子怎么办！那天郑宝兰不知中了哪门子邪，她就是不让周启帆洗澡，也不让周启帆换衣服，她在心里叫道：我的黑黑的人啊，你快快跟我回家！她一只手抓住“接力棒”不够，两只手都上去，抓住了“接力棒”。她知道自己的两只手都变成了黑的，并感觉到了煤粉子的滑腻，她不怕，她乐意。君梅姐说得

我妈妈呢？

这要问你爷爷。

周天杰掰下玉米穗子进屋，老吴叫着周天杰，让周天杰说吧，刚才到底到哪里去了。你就骗我吧，你就把你老婆当外人吧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！

周天杰一听就明白，老吴从小来口里打探了消息，他说：你说话真难听，这有什么骗不骗的！我们在地里转来转去，转到小来姥姥家的家门口，见开着门，我们就顺便拐进去看了一下。只有小来的姥姥在家，我们在那里待了 10 分钟不到，就出来了。

那你刚才为啥不跟我说实话？

不是没来得及嘛，咱孙子现在啥都会说，孙子跟你说了，不是一样嘛！周天杰突然压低了声音，样子有些神秘地对老吴说：我给你说一个情况，就咱俩知道就行了，等郑宝兰回来，你不要跟郑宝兰透露。说到这儿，他引而不发，没有对老吴说情况，在观察老吴的表情。他的意思是告诉老吴，你才是我最亲近的人，你才是我最依赖的人，有什么秘密我只跟你一个人说，怎么样？

老吴的情绪果然缓和不少，她看着周天杰，问是什么情况？

见老吴走上了他为老吴指引的思路，周天杰有些得意。他把得意隐藏着，说我告诉你吧，有人给褚国芳介绍了对象，褚国芳要改嫁了！

褚国芳？老吴眨着眼皮，好像一时想不起褚国芳是谁。

看你这记性，褚国芳是小来的舅妈，是郑宝兰的娘家嫂子，想起来了？家里已经有了一个痴呆，你可不能再痴呆。你要是再痴呆，恐怕我离痴呆也不远了。

我看痴呆挺好，明天我就去痴呆。

你以为痴呆是逮蚂蚱呢，谁想逮就逮一个。我跟你说着玩呢，我可不想让我的老婆变成痴呆。哎，你对褚国芳改嫁有什么看法？

好，嫁给挖煤的做老婆，就不要怕自己变成一块煤。矿灯是不允许带回家的，必须交回灯房，在灯房里充电。不然的话，第二天再下井灯就不明了。周启帆说：你总得让我把灯交回去吧，不然的话，矿上是要罚款的。郑宝兰同意了让周启帆把矿灯交回，但她寸步不离地跟着周启帆。周启帆一交掉灯，她就拉着周启帆踏上了回家的路。路上积了雪，天地一片白。在白雪中，周启帆显得更加黑，他说：哪有这样回家的，简直太不像话。郑宝兰从路上抓起一把雪，团成雪球子，递给周启帆，让周启帆擦擦自己的脸。周启帆拿起雪球子往脸上一擦，白色的雪球子好像变成了煤球子。就这样，郑宝兰一路给周启帆团雪球子，周启帆一路往脸上擦，总算擦去了脸上的煤污，露出了本来的面目。周启帆每用完一个雪球子，没有把雪球子随手扔到路上，而是奋力把雪球子扔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今天是他生日，他很快乐，他像是在和妻子做一种雪地游戏，别的人从没有做过的游戏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 8 月 21 日 A14 版)

